

# 神讓我能愛羅姆人

Viktor Sabo



能夠參加這個研討會，實在感恩！

我是匈牙利人，來自塞爾維亞的蘇博蒂塞 (Subotica, Serbia)，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。在我很年幼時，神已經教導我要愛其他民族。

我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塞爾維亞人所殺，故塞爾維亞人就好像一個大陰影壓在我們家族的頭上，但神自幼便教導我要愛他們。80年代初，我在軍隊時，遇見一些阿爾巴尼亞人 (Albanian)，開始對他們有些好感，也慢慢對其他民族產生好感。時間過得很快，退伍後，我並未有參與服侍羅姆人 (即吉普賽人)，但他們總是在我的周圍出現。我不討厭他們，但也不特別喜歡他們，只看他們是一群經常在我們生活邊緣流連的人。而且，當時教會並未有為他們設立特別的事工，也未有為他們祈禱，他們只是在教會以外的一群人。

直至90年代初期，前南斯拉夫發生內戰，情況很混亂。因為我們的住所距離教會很近，故每日都有很多人來到我們家，希望得到一些藥物、食物或衣物。隨著，很多羅姆人也來了，希望得到食物，有時多至十餘人，我們必盡所有的與他們分享。戰爭結束後，人道援助也停止了，但每個星期天仍有一位羅姆人女士必定來到我家，妻子也一定給予援助。我們都習慣了這種情況，他們來，就給予他們一些物資。

與此同時，有一位弟兄常常從50公里外的家踏自行車來探訪我們，因為在戰爭年間，沒有公車，其他交通工具也不多。這位傳道同工今天晚上也在座。他來探訪我們，與我們有美好的團契，並一起進膳，然後他會到羅姆人的群體中服侍。他這樣的服侍，對我是一種很實在的挑戰。我也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，是位塞爾維亞人，住在距離我們南部

500公里處，神也使用這位朋友來服侍羅姆人。每當我空閒的時候，他就向我提起羅姆人。這種種的情況加起來，帶給我很大的影響。

後來有一天，妻子對我說：「我們一起到羅姆人社區去傳福音。」就這樣，向羅姆人宣教的想法在我腦海中盤旋。既有住在遠處的朋友，又有踏自行車來探望我們的朋友，都從事羅姆人的工作，妻子又經常對這些族群給予援助，如今又開口提問。我隨口說：「好！」然後支吾一下便走開了。我可能有點懼怕，心中暗想：發生了甚麼事？幾天之後，妻子又發出同樣的問題，我同樣的回答：「好！」便回到自己的辦公室。當日的情況我仍歷歷在目。我跪下禱告，說：「主！若祢要我在羅姆人中間服侍，求你賜我一顆對他們火熱的愛心。」那天我沒有感到有甚麼特別，也沒有甚麼事情發生。

翌年，我們搬到另一個城市，神開始將羅姆人帶進我的教會。那時，我已經預備好了，對他們有一個火熱的心，我愛他們，我願意進入他們的家，在他們的家中住宿，與他們一起進膳，服侍他們，與他們同哭，也與他們一同唱歌。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一件奇妙的事！記得有一日，我甚至對神說：「你為何不生我是一位羅姆人，那麼，我可以與他們更親近。」

我深信只有當我們接受神的愛時，當我們順服祂和遵行的教導，才有能力去服侍其他人。

(本文乃作者在「羅姆人宣教研討會」第一天晚上講述的見證，由吳秀娟姊妹筆錄並譯為中文)